



剧说有料

□师文静

“起初，我六年，匈奴左骨都侯呼衍朵尼驮着紫貂皮、精炼羊奶酥酪和河磨玉来访，自上谷入境，王恢在红山口岸接他，护送他到长安，安排他在国宾馆住下，来找我，跟我说：姐夫问你好。我说什么姐夫？”这是作家王朔潜心创作十五载的最新力作《起初·纪年》的第一段。

王朔是那种久不露面于文学江湖，但依旧时时被惦记、被讨论的作家。十五年后，万众期待中，以长篇归来的王朔迅速搅起文坛涟漪。从出版商到分销商，从读者到各大平台，大家纷纷闻风而动。

新作归来前夜和当天，“零宣发”情况下，出版商编辑部经历了一场始料未及的火爆追捧。新经典发文称，8月11日晚，编辑按惯例，把第二日开启预售的《起初·纪年》的网络信息资料补充完整，悠闲下班。“他显然并不知道，漫不经心的他往平静的文学池里扔了一颗深水炸弹。”新长篇销售消息放出后，编辑们的电话被媒体打爆，连夜赶回公司加班。正式预售当天，预售链接迅速售罄，库房里未被分发的书被分销商全部抢光，“王朔出新书”的话题迅速登上各大平台热搜，出版商开始以十万十万的频率加印，稳居销售榜首位多日。与此同时，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声渐起。这种出书声势，再次证明所谓的“你大爷还是你大爷”。

《起初·纪年》到底是一部多么神奇的小说？《起初·纪年》中的“我”是汉武帝刘彻，是主人公。书中，汉武帝从北征匈奴时的踌躇满志，到独居甘泉宫的垂垂老去；从试图混一四海的万丈豪情，到酿成巫蛊之祸后的满怀悔恨，凡有所得，皆如流沙逝于掌心。小说中，李广、李陵、司马迁、张骞、司马相如、陈阿娇、卫子夫、霍去病等各自跌宕起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，汇成群星璀璨的故事之网。小说以汉武帝、历史为骨架，写人自身的史诗。

王朔说，《起初·纪年》的故事，取材于《资治通鉴》《汉书》《史记》所载汉武旧事，是四卷本系列小说，分为《鱼甜》《竹书》《绝地天通》《纪年》。系列最后一卷《纪年》，率先出版。王朔在序言中说，“最后完成这卷即本书，文字最顺，阅读体验最好，而前数卷趣味、用典、用辞则多有可商榷。同意编辑意见，应该把最好、无歧义部分优先提供给读者。”

本书的编辑认为，历史固然是这部小说的骨架，但该书并非一部历史小说：“王朔也为此参考，吃透了不少古书。书中枝蔓庞杂，天文、地理、气象、医学、物理学、数学，包罗万象。与其说这是一本王朔版的《大汉王朝：前135》，倒不如说是王朔写了一部汉武朝的《百年孤独》。从中国传统小说演变来看，它所接续的是《三国》《西游》一路，取一点历史的因由，讲的则是全新的故事，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也是这脉络中的一环。”

从《顽主》到《动物凶猛》，王朔的小说最令人惊艳的是语言。在《起初·纪年》自序里，王朔暗戳戳地给读者分析他的语言新变化。关于新作的语言，王朔提到：“而我就个人偏好而言并不喜欢故事过分戏剧性，会增加叙事负担，从技术上说，叙事一向是我的弱项，为避叙事常以对话代叙事，即所谓‘聊天体’，在本书中亦如是。”“我是拿口语所谓新北京话写作的作者，检查文字也须拿口语来回溜，没磕破儿，才觉得通顺……还有一些熟词如老实巴交，烂七八糟则改为‘老实芭蕉’‘烂漆疤糟’什么的，变文以使其陌生化。”王朔用语中，还有很多“国宾馆”“成活率”“公主班”“香型”“人体工程学”等现代词语，用得幽默、好玩。编剧史航说《起初·纪年》就像王朔说了一场漫长的脱口秀，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掰手腕的乐趣。

然而，小说发售十多天以来，和以往很不一样的王朔达到小说的新高度了吗？700多页皇皇巨著能不能啃得动，作品到底

王朔归来

如何，该怎么评价，似乎让读者和评论家们有所为难，但也打开了讨论的大门。大家对王朔这部压卷之作的反应，成为一种有趣现象。

《起初·纪年》收获文化大咖圈一波好评。比如，评论家韩浩月认为，《起初·纪年》很有可能遇到的一个麻烦是，可以完整读完它并深切为之共鸣的读者，所占比例不会太高……这不是王朔本人以及他写作选材的原因，更主要是当下的阅读习惯与气氛，已经无法与《起初·纪年》这样的作品，产生美好的衔接。作家止庵称，他读《起初·纪年》诚心诚意佩服作者巨大的想象力，完满的表现力，惊人的运用语言的能力，高超的结构与塑造人物的能力，过去我们常说，王朔难以被同代及后辈的作家所超越，现在王朔超越了他自己，只有他肯下这么大功夫，只有他能有如此收获。

对于一些读书自媒体大V来说，各有各的观点，从各种非常有趣的角度来看王朔。比如，有人从历史角度切入讨论，认为秦汉史专家也对汉朝人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，写这段历史只能想象，但想象容易没有根儿，是飘着的。有人则从如何切入阅读来评价，认为小说很挑读者，要不要读这本书，就看自己平时喜不喜欢看战争电影。有人则从分析王朔小说遭遇口碑两极分化的原因，认为喜欢王朔新长篇和拒绝其新长篇的已是两代人，代际阅读的鸿沟已很明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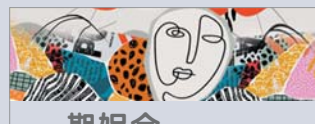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则主张，要为这部长篇写一部阅读法，因为读法不当，评价高低都无意义。

而在年轻人扎堆的某平台，不小比例的读者大喊“没读懂”，要么就喊“四不像语言的腔调受不了，弃了”，有人认为“书中好多用词不是北京人真吃不准什么意思，内容只能说不好不坏，换一种方式读历史罢了”。而喜欢的年轻读者则认为，“以王朔的阅读力、领悟力，写大格局的著作应该可以”。

褒贬和各种奇奇怪怪的解读，在王朔的新作上竟然如此明显。王朔的读者群体毕竟还是庞大的，而作为文坛独树一帜的存在，他的新作不可能被忽略。只是王朔回归这件事儿，就能让文学热闹一阵子。



披荆斩棘，不止于“回忆杀”



一期娱乐

□刘雨涵

《披荆斩棘2》开播，32位“哥哥”同台竞演，首期节目上线三天播放量即突破4亿次，依旧是声势浩大。其中既有上一季观众熟悉的陈小春、张智霖、李承铉、张云龙四位“哥哥”回归，也有任贤齐、郑钧、张震岳等这些大咖歌手，以及苏有朋、潘玮柏、吴建豪等曾经当红的偶像歌手加入。“哥哥”们几乎每人一首成名曲，让舞台上弥漫着“回忆杀”的浓浓氛围。可翻来覆去的“回忆杀”，总有点倚老卖老的嫌疑，好在《披荆斩棘2》并不止步于此。“哥哥”们唱响的，不单是耳熟能详的歌曲本身，更是一种活在当下的饱满状态。

来上节目的原因，每位嘉宾各有不同。郑钧把节目组称作“最佳居委会”，此前因为孩子教育的问题，郑钧被太太刘芸一言不合就拉黑了，幸亏有节目组在中间牵线联络，两人关系得以缓和。知恩图报，郑钧便答应了来参加节目。很多朋友劝他别去，怕他搞得“晚节不保”，但郑钧不以为意，“我觉得晚节不是用来保的，晚节应该是用来破的。”已经是半退休状态的任贤齐，心态也很平和。曾经爬上过高坡，他现在想的是，“我们怎么才能慢慢往下走，不要摔得太惨的样子。”苏有朋希望让观众看到的是，“岁月的历练没有让我们失去活力、创作力、竞争力。”节目中年龄最大的杜德伟给出了非常实际的答案：“养妻活儿。”吴克羣是上一季没有接受节目组邀约的“哥哥”，当他看了第一季节目的舞台呈现之后，就感到后悔了。“看到一群很有荷尔蒙的男人，他们为着一件事情打拼，这个过程很让你热泪盈眶。”

不同的心态，决定了他们在节目中的不同状态。郑钧和信、郝云、马頔组队，自称“表面功夫”乐队，他们的“躺平”程度和上一季的“大湾区哥哥”有一拼，也贡献了首期节目最多的笑点。四个创作型音乐人一块插科打诨，郑钧说他每天笑得腮帮子疼，并反思

自己这样是不是有点“为老不尊”。别的组刚刚开始排练，他们四个人已经准备打包回宿舍休息。为了做点“表面功夫”，还故意在宿舍的大堂里假装一遍遍地加紧排练。在初舞台的亲友团打气环节，郑钧的团队瞒着他请来王菲助阵，一番“老郑”“老王”的互称足见两人关系的亲昵，而向来言简意赅的王菲也只送上了四个字——“好好玩儿”。

郑钧他们确实把参加节目当成了玩儿，在他看来，在节目里表现再好，也不可能奠定你的江湖地位。信说，他们在节目里可以打打闹闹像小情人一样，但是，“我们的练习已经注入到了这二三十年里面。”几位实力音乐人都在节目中有“凡尔赛”发言，郑钧说，“在我这里没有半开麦的说法。”当大家听到一个高音飙到无法驾驭的《死了都要爱》时，信却说，这还是调降了半个音。到了第二期节目，别人在排练、健身，“表面功夫”四人组在想着法子吃烧烤。但是一说到音乐作品，他们立马拿出了音乐人的专业精神，上机器、加设备，熬到凌晨五点做出音乐小样。他们的初舞台表演最终获得了907票，位列所有小组的第二名，可见，“表面功夫”的底层，是真功夫。

任贤齐的“江湖地位”也在节目中显现出来。他一出场，便迎来全场的起立欢迎，说明了任贤齐的影响力，不仅是作品受欢迎，还有人品受到夸赞。他的大金曲一箩筐，随便拿出一首都够全场大合唱。首期节目任贤齐演唱了《伤心太平洋》，当仁不让地拿下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。任贤齐很谦逊地表示，公演不是在火拼，而是大家在观摩。

继《乘风破浪》炸出来“王心凌男孩”之后，《披荆斩棘2》也让“苏有朋女孩”浮出水面。马上要50岁的苏有朋，还像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般充满朝气，这让其他嘉宾感慨道：“他怎么都不会老的？”苏有朋说当时在小虎队时，他既不是声乐担当，也不是跳舞担当，只是配合其他成员的表演。但身为“初代偶像”，他自己一直背负着“小虎队的荣耀”。

《爱》和《红蜻蜓》一唱响，屏幕内外的观众还有台下的嘉宾们都泪目了。歌者唱的是青春，听者听的是回忆。

如果要选这一季节目的两位“宝藏哥哥”，我选吴建豪和杜德伟，因为他们的表现大大超出了先前的预期。说到吴建豪，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是F4成员，稍微再深入了解一下，会知道他的街舞跳得也不错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始终没有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，这让他的实力被大大地小觑了。在排练环节，吴建豪的舞蹈功底和体能素质就已经把其他人远远甩开。同组二三十岁的年轻偶像们练习4个小时左右就已经累瘫在地，纷纷叫苦不迭。而已经44岁的吴建豪，则可以活力满满、无休无止地跳上6个小时。他在初舞台上的唱跳作品《Save your tears》更是惊艳了观众，单臂吊环登台已是非常炸场，之后他所展现出的舞蹈力度、音乐流畅度，也都无懈可击。有网友说，之前对吴建豪“看不上眼”，而现在则是“怒我眼拙”。这样的身材颜值、音乐修养、唱跳实力、体能素质和刻苦程度，放在今天的男团爱豆中，都属于凤毛麟角了。

60岁的杜德伟是这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“哥哥”，他比许多嘉宾的父亲年纪还要大，可他成了本季节目最拼的“卷王”。在亲友打call时刻，为杜德伟助阵的是张学友和梁朝伟，他们给予杜德伟的评价都是一致的“完美”。通过节目呈现，观众也感受到了杜德伟的完美之处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杜德伟是最早将西方音乐曲风引入中国的歌手，是R&B音乐的先驱音乐人。尽管业务功底已经很强，但他还是节目中练习时间最长、练习强度最大的嘉宾。即便已经臻于完美，他也要向老婆视频反省自己没有做好。初舞台表演过后，杜德伟说感谢大家对他的赞许，“不只是赞，而且是许，容许我的努力。”王心凌在《乘风破浪》中说，她到60岁也要当“甜心奶奶”。而已经60岁的杜德伟还能屹立在舞台上魅力不衰，他证明了才艺常青。



吴建豪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